

散文·自然物语

我的春光有三里

□安小悠

立春以后，我开始步行上班，一来尽快甩掉过年期间增长的几斤肉，二来好好欣赏这短暂而美好的春之时光。

我从牛行街出发，道路两旁的法桐高大繁盛，即便没有一片树叶，光是虬枝和树杈足以遮天蔽日了，夏天那一段路简直是避暑胜地。我在下面行走，遇到的风带着初春的清凉。

走到湘江路口，看见太阳像个大橙子，一半停在楼顶，一半被楼房遮住了。我顺着泰山路往南走，太阳跟着我。我走得并不快，从我家小区门口到单位，要经过三个红绿灯、593棵树，大约三里距离。

春节那会儿，为了营造节庆氛围，在每棵树上挂红灯笼，我特意数过。如今，那些红灯笼还挂在树梢，像深秋的红柿子，在春风里涤荡。路两旁多是五年生玉兰，尽管不高大，叶片也还未从冬眠中完全苏醒，但仔细看的时候，能从枝尖看到隆起的新生的叶苞，翠色的，极晶莹，仿佛一用力就能掐出水来。

闭上眼睛，我能想象玉兰开花的样子，“已向丹霞生浅晕，故将清露作芳尘”，那白得像云一样的花朵，花瓣有白玉般的光洁，在阳光里生成一种光晕，美得不像话。我从中穿过，听见无数花开的声音。

我继续向前，春风吹开嚣张了整个冬季的雾霾，天空澄蓝如洗，高耸的电线杆上架起五根琴弦，和着清晨汽车的呼啸声、自行车的铃声、上学孩童的笑声以及偶尔翠鸟的低鸣，汇成一段春天的旋律，在不远处河上街朱色的屋瓴上无限循环。

踩着河上街的青石板，想象着不久以后，从那石缝里生出的细长的草，那草开出的紫色的花，竟然有些不敢向前，我怕我踩在石板上的重量，会挤痛它们刚破土而出的小小的身子。如果上班的铃声不催我，我真的愿意待在这里，在青石板尽头春光激滟的水波里，做一根水草。

这三里春光，我从未认真审视过，以往我骑着电动车，急匆匆地穿过，春花夏叶秋色冬雪，像快速播放的电影，在电动车上，捕捉到的都是零星的画面，细节却看不分明，四季的美好就此错过。心中蓦然升起一种遗憾，我告诉自己，以后的日子，哪怕再忙碌，我也会腾出时间，沿着花瓣行走，用脚步亲吻大地，来拥抱我的三里春光。

二

南方的四季本就不分明，春天更短暂。稍微不留心，便连春天的尾巴也抓不住，从没有落叶的冬天一下子掉进花繁叶茂的夏天，不经意间就错失了一个季节。

我在福州念大学那会儿，只有从草坪上发现草尖的嫩芽，才知那是春天。还有就是，当远处的山峦由灰色变成翠色，当风中淡淡的一丝甜取代沿海城市固有的淡咸，那甜带着一丝暖，仿佛是阳光融进去的缘故。当有更多的小鸟聚在高大的凤凰木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时，便是春天了。

当春天铺天盖地袭来的时候，成千上万朵凤凰花聚在枝头，远望像是给凤凰木披上的火红的头纱。风来，花瓣便纷纷扬扬地飘落，像无数红蝶翩跹，又像无数小红鸟盘旋，那种美震人心魄。

那时我读大二，刚搬到南区，楼下种的全是凤凰木。春天的时候，有个男生每天清晨都会给我送早餐，餐盒里永远有一朵盛放的凤凰花，暖心浪漫指数双管爆表，像我这种向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人，最后竟然没有爱上他，现在想来也是极不科学。

后来我把这事讲给王先生听，他竟略带鄙夷，“那男生肯定没我高没我帅，而且才送一朵花，如果是我，肯定扛着整棵树去……”自恋霸气至此，也是一种境界吧。

从宿舍到教室，要路过生科院的试验田，试验田里种满了甘蔗，春天它们疯了似的往上长，每每路过，仿佛都能听见拔节的声音；试验田的右侧是芒果树，我从未见过它们的花开在哪里，可花香却很浓郁；再往前，成排的榕树成了精似的，拖着长长的“胡须”，像一个长者，迎着春风诉说一段古老的故事。

教学楼就藏在大榕树的包围圈里，我常常拣靠窗的位置坐着，伸出手去，就能抓几片绿叶，夹在书本里，日子久了，就变成了书签。有时无聊，便在细碎的阳光里打瞌睡，偶尔在树叶背面写几句不成章的诗，放在掌心，吹到窗外，我幻想着有个骑白马的王子从下面走过，带诗的叶片刚好落在他的肩头，然后，童话开始……

那真是人生最诗意的一段时光，毕业后这几年，在学校学的知识早已尽数还给老师了，可校园里的春光三里，却历久弥新。只要春天的风一到，那时光里的凤凰

花瓣，便会随之飘在发间，与之一起的，还有滚落在脖间的一滴温凉的清露。

三

我刚毕业那年去天津实习，和同学挤在天津大学的女生宿舍里，实习单位与天津大学之间隔着一条笔直的小路，名字叫三里路，大概是有三里长的缘故。说是小路，其实也不小，只是被两旁高大的建筑物挤压，让路有一种逼仄感。

路两旁种满桃树，春天一来，阳光赶走冬寒，越来越多的花苞聚在枝头，一丁点大，微微泛着红，仿佛再一用力，就能炸出一朵花儿来。我每天背着包从下面走过，看花苞一天天长大，直到一天深夜，“忽如一夜春风来”，桃树再也难掩体内的洪荒之力，“嘭”一声，一路花开。

我踩着花瓣行走，却未走进春天里。因为天津的春天从不按套路出牌，这边已是桃李芳菲，那边一阵冷风，鹅毛大雪说来就来，像是要故意扰乱秩序，“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雪掌管好冬天的花事即可，却偏爱在春天跑出来凑热闹。

但这春雪和冬雪截然不同，它们极可爱，下起来虽盛大却并不铺天盖地，雪花拍在脸上，虽凉，却带着温，像一个遥远的吻。春雪也不会“冰天雪地”，不消几日，它们就会化成水，滋润生机勃勃的大地，桃花比之前更艳了。这时候经常会遇到喜鹊，“花树枝头风中摇，喜鹊点点闹”，它们振翅一飞，会忽然变成枝头的花儿或者飘在半空的云。

一旦雪息事宁人，天津的春天便算是真正来临了，树木渐渐丰满起来，叶片铆足了劲儿疯长，极快地，褐色的枝丫上浮起一层翠色的梦；野草霸占了任何一片裸露的地表，然后肆意开出花儿来，蝴蝶和飞蛾结伴而来，都市的坚硬因为一朵春花，也变得柔软起来。

我不能更爱这条春天的三里路，那时我不过23岁，刚走出校门，还处在对现实生活的适应阶段。虽然我不说，虽然都市繁华，虽然各路人马待我友善，但异乡的孤独却依然存在，我常常想起我的家乡，每每沿着花瓣行走，蝴蝶引着我，茫茫然我觉得自己掉进了天津与家乡的夹缝里，有那么一瞬，如同行走在家乡十五里店的桃园之畔。

等我离开，我常常想起这条路来，想起春天里的三里桃花，有时候在梦里，我会看到一个年轻的姑娘，背着背包，从一条开满桃花的小路上，缓缓走过，我分不清那是家乡的路，还是天津的三里路，我只看见，路的尽头，是一抹斑斓的星光。

诗歌·花香冰韵

梅的恋曲

□李晓玲

趁三月的风还未吹暖
趁两岸的柳还没全绿
且让雪和梅
再放肆地来一次
深情的约会

浪漫 清雅
明艳 热烈
哦，雪
天地之间
唯有你的清冷
能与这芬芳交融
听——
沙沙沙沙
雪粒携着风刀霜剑
叩击梅的瘦骨
如诉如泣

再不是，无言浸润
再不是，温柔轻抚
在这二月的春风里
让我，最后一次
狠狠地吻你
剪你一脉清香
织一件透明的纱衣
待明日
艳阳高照，春风复来
我将凝香羽化
再也
寻不到你

梅
这样的告别
你可欢喜

故乡

□鲁锁印

我是一条河
一条奔流不息的河
独木舟停泊在宽阔的贾湖
看子民采撷、狩猎、耕作
或穿着草裙 载歌载舞
笛声连天宇
美酒醉八荒
还有那斜倚阑干的少女
遥望着繁星满天

我是一座城
一座夯土筑基的城
暗绿的包浆 为秦砖汉瓦
井巷里传出叫卖声
如丝如缕
渐变成 船工号子的旋律

我是一棵树
一棵蓬勃茂密的树
从大明洪武的村庄出发
在这两河之交的高岸
扎下根 便开枝散叶
密密匝匝的年轮 脉动着
中原的秀色

我是一方田
一片丰美的沃土
年年播种 岁岁收获
犁铧呀 亲吻我的胸膛
汗水呀 滋润我的肌肤
盼望你 跨越千山万水
飞向天涯海角
也等待 你漂泊疲惫
再回故土的怀抱

·诗风词韵·

梅花

□艾振兴

铁枝铜干一条条，昂首怒放竞妖娆。
寒风难摧三分傲，冷雪不掩百般娇。

咏春

□何晓辉

德雨润心滋沙澧，清风驱雾碧波淙。
民追绮梦民欢畅，春入锦图春意浓。



春讯

胡鸿丽

摄